

“台湾三部曲”之三

三世人

施叔青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台湾三部曲”之三

三世 人

施叔青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本书经由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独家授权，限在大陆地区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世人 / 施叔青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2.10

ISBN 978-7-108-04025-1

I. ①三… II. ①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6913 号

责任编辑 刘蓉林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11-53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375
字 数 207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序一： 记忆的救赎

——台湾心灵史的巨著诞生了

南方朔

施叔青的“台湾三部曲”终于在完结篇的《三世人》里达到它的高潮。它已无所回避地碰触到了那个最难碰触的“台湾认同”问题。就如同书的下卷里所说的：

从日本投降“二二八”事变发生，短短的十八个月，施朝宗好像做了三世人。从日本的志愿兵“天皇的赤子”，回到台湾本岛人，然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又成为中国人。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真正的自己？

“哪一种身份才是真正的自己？”这实在是个对台湾的大哉问。因为任何社会的成员，“归属感”乃是成员间心理感受的终极家乡，这就是“身份”与“认同”。也因如此，近代国家在从事“国族建造”时，都会以共同的血缘及文化等“起源”（origins）的要素为根本来建构神话俾整编社会，当代法国女性思想家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即将这种认同建构称为“起源崇拜”（cult of origins）。

不过，以古代某些共同性作为“认同建构”的基础，近代已受到愈来愈多质疑。例如，过去所谓的许多“事实”，不过是被人撷

取过而被编织出来的“虚假意识”；有些则是将某些面向夸大附会而成的意识形态。如果用当代史学大师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话来说，它们都是“被发明的传统”（invention of traditions）。正因为认同问题有太多像唱片跳针般的走音，这遂使得人们在谈到认同问题时，常对大历史变化所带来的强势认同支配充满了无力感的愤怒、彷徨、淆乱，以及认命的无奈。

而台湾的认同问题在近代史上之所以特别受到注意，就是在台湾四百年史里，统治者多变，前现代时期的荷领、明郑、清领，由于社会对认同问题欠缺足够的认知，因而姑且不论。但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据，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八七年国民党戒严统治，而自一九八七年至今台湾归于民主，短短不及百年里，台湾的认同即由“清朝中国人”、“日本人”、“中国人”而出现三次巨大变化，其间又有“二二八”事变造成的失望，以及目前正在发展而又充满不确定的两岸关系，连带地都造成认同上的迷乱惶恐与不安。“台湾人是什么人？”这种不安可能还会持续很久，很久！

这时候，就想到斯坦福大学人类科学助理教授梅莉莎·布朗（Melissa J. Brown）的近著《台湾是否中国人：文化、权力及移民的变化中认同的冲击》（*Is Taiwan Chinese?*）。该书特别指出，认同的形成不在于文化和祖先、历史等，而在于一个社会的人们的“社会经验”，而“社会经验”也就是法国早期思想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谓的“集体记忆”。当代思想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曾指出过，认同的建构乃是一种“将折叠事物解开的叙述”（narratives of unfolding），这句话有多重意义，它的意义之一就是把那被制约、被遮蔽的记忆重新找回。

十八世纪乌克兰犹太哈士德派（Hasidism）智者美名大师巴尔谢姆托夫（Baal Shem Tov, 1700—1760）曾说过：“遗忘只会把人带往放逐，记忆才是救赎的秘密。”我最早读到美名大师这句话时，很对话里的机锋感到震惊，因为，记忆不但是救赎的奥秘，也是认同的奥秘。而施叔青的《三世人》，其实也就是美名大师这句名言的见证。因为，施叔青在这部作品里所做的，就是试图去解开困惑人们许久的认同混乱及无力感的迷失，如果人们不只是像浮萍一样随着旗子的变换而忙碌地去摇摆，那么就势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去问“我是谁”这个难题。而“我是谁”这个问题要有答案之前，可能就是要试着先去思考“我不是谁”。无论“我是谁”或“我不是谁”，它的起点都是台湾心灵史的重新展开，把台湾心灵最艰难时刻的认同混乱、迷惑、无力，那段记忆重新找回！

因此，在作品的定位上，《三世人》可以说是近代台湾文学第一部有关心灵史的创作，由于它涉及心灵的历史，因而作者需要花费大量的研究，去理解时代及社会的演变，以及相对应的官方意识形态、民间习俗及价值认同的改变，以此为架构，始能理解在那些时代中，人们心灵的变化，以及失去自我所造成的彷徨与受苦。个人一向认为，杰出的小说家经常也必然是个杰出的时代见证者，甚至是杰出的思想家。在《三世人》这部台湾人的心灵史诗里，施叔青证明了这一点。

《三世人》的角色复杂，但无论他（她）们是什么角色，他（她）们都是活在时代变化中，在认同问题中深受折磨的众生里的一员：

——有出自洛津（鹿港）、以清朝遗民自居、不用日本年号、

不学日文，仍活在想象的中国幻影中的施寄生。他的儿子施汉仁则在专卖局当个小公务员；而他的孙子施朝宗则已是日据第三代，心灵已日本化，取了日本名字太郎，乐于成为天皇赤子志愿兵。而“二二八”事变之后，他开始逃亡。这整个家族分属三代，在三种认同间变化不定。这是《三世人》作品里“雄性叙述”的主轴。所谓的“雄性叙述”指的乃是随着大历史的转移而造成的心灵变化，从乙未割台到“二二八”事变，政权三度更换，人的心灵也是由“清代认同”、“日本认同”、“中国认同”、“反中认同”四度更换。小说里那个小丑说：“陈仪是大虫，大陆人是蝗虫，日本人是臭虫，台湾人是可怜虫！”单单这句话里，就已道尽大历史的沧桑与无奈。

——除了施家三代的“雄性叙述”外，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养女王掌珠的“雌性叙述”这部分了。所谓“雌性叙述”指的是大历史下，与每个人有关的语言、服装、生活行为这些小历史或个人历史的变化。语言、服装为日常生活的符号层次的事物，乃是认同的另类注脚。她由穿着大袍衫的乡下小女子，而后日本和服与洋装，再来是台湾光复后的旗袍，“二二八”之后又穿回大袍衫；而在语言上她也一路追着由台语、九州腔日语、东京腔日语、北京话等而变化。这个上进的小女子在时代变化下被一步步启蒙，她有过不可能的梦想：“掌珠构想的小说，主要想描写一个处在新与旧的过渡时代，却勇于追求命运自主，突破传统约束，情感独立、洁身自爱、坚贞刚毅的台湾女性。”这段文字或许也是施叔青的心怀之所寄。《三世人》透过王掌珠的成长历程的叙述，其实已在替认同的救赎，勾画出了路线图（roadmap）。

《三世人》的施家三代以及养女王掌珠，乃是那个变化震荡的

时代中的两种反映：一种是随着大历史的变化而困惑，因而有了“我是谁”这样的痛苦；另一种，则是在痛苦的成长经验里一路走来而不向命运妥协。而穿插其间的芸芸众生，如小艺姐月眉，如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信徒的富裕茶商之家出身的阮成义，如胆小怕事的宜兰医生黄赞云，……他或她们都是时代变换下的某种漂鸟，当然最大的漂鸟，就是那个出身洛津，带着日军进入台北城，后来荣华富贵的“大国民”了。他或她们都成了歆羡的对象！

《三世人》的每一卷卷首，都有一段樟脑纪事。樟脑是个大隐喻，樟脑的利益开始了列强的争逐，而台湾的命运也就与樟树如影随形般同起同落，樟树其实也就是台湾命运的另外一种“无关系联想”啊！

台湾从乙未割台到“二二八”事变短短不过半个世纪里，在人间不过三代的时程，活得久的，或许还可亲眼目睹它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里，台湾被推向现代，日本殖民主义也开始强势介入台湾认同的塑造，这是台湾心灵随着大历史变化，摆动幅度最大的时刻。而认同的混乱无力，尤其是“二二八”事变，更造成台湾认同出现被背叛的空白化，它是心灵创伤的源头，“我是谁”这种困惑的种子因而在痛苦中被种下，它终究会有发芽的时候，就像是所有新的植物会从废墟里长出一样。将来台湾会长出什么？是更多随风摇摆的漂鸟？是更多郁抑的心灵？或更多愤怒？人们没有答案，施叔青当然也不能给我们答案。作为一个杰出的小说作者，她只能把以前因为被折叠，因而遭到隐藏的事物，细手细脚地一点点揭开，让时间的风声把那些压抑掉的痛苦痕迹再现。在没有回答“我是谁”之前，《三世人》至少已试着要为“我不是谁”去替时代解惑。剩下

的路，则将由更多后来的人接棒下去！

“台湾三部曲”以《三世人》这个沉重的题目作为尾声。它由《行过洛津》、《风前尘埃》走到现在，故事说完了，而未来却仍敞开在那里等待去画下更美好、也更少折磨的结语。而无论如何，施叔青终究献给了台湾最珍贵的礼物！

序二： 三世台湾的人、物、情

王德威

《三世人》是施叔青“台湾三部曲”的完结篇。上个世纪末，施叔青在完成了“香港三部曲”（一九九七）后，随即将目光转向台湾。台湾是施叔青曾经生长于斯的地方，历史的曲折处较之香港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她旅居海外各地多年，蓦然回望故乡，自然有了更殷切的寄托，下笔也形成更大的挑战。从酝酿到完成，“台湾三部曲”耗费施叔青十年以上的时间，成为她新世纪以来的主要功课。

三部曲的第一部《行过洛津》（二〇〇三）从嘉庆年间（一七九六—一八二〇）讲起，主要围绕戏子许情三次从唐山过台湾的啼笑因缘，背景则是洛津（鹿港）——也是施叔青的故乡——盛极而衰的一页沧桑。第二部《风前尘埃》（二〇〇八）的场景移到日本殖民时期的花莲，叙述“湾生”日本女子横山月姬的爱情和政治遭遇，以及多年后她的女儿重游故地的救赎之旅。《三世人》顾名思义，描写殖民时期三代台湾人的经历；小说依循台北和洛津形成的动线，从一八九五年乙未割台开始，写到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结束。

我们还记得“香港三部曲”以妓女黄得云和她的家族为主干，

三部小说环环相扣，如此与之平行的香港的历史也有了起承转合的脉络。但施叔青写“台湾三部曲”眼光有所不同。三部小说的情节人物互不相属，《行过洛津》的焦点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台湾，《风前尘埃》则跳接百年以后，而《三世人》的时代似乎与《风前尘埃》呼应，但又把时间拉长到日本殖民台湾半世纪的始末。

施叔青显然有意避免重复已经操作过的叙述模式，希望呈现不同的风格。但她更可能认为台湾的历史经验繁杂，作为“局内人”，她必须更诚实地以多重视角、时间、事件来呈现心目中的实相。的确，即使在结构上“三部曲”的发展也呈现辐射的倾向。《行过洛津》里的许情，《风前尘埃》里的横山月姬都是历史上无足轻重的人物，但施叔青以小观大，透过他们的冒险，得以照映一个时代的纷纷扰扰。到了《三世人》，她索性放弃了焦点角色的安排，而让各路人马轮番登场，形成扫描式的观照。小说也没有明确的结局，暗示故事结束时，历史并不因此打住。更令人瞩目的是，以往施叔青的修辞风格以华丽丰赡为能事，但《三世人》越写越淡，甚至令人觉得清冷。这里所暗示的叙事姿态和历史观点的变化，值得读者玩味。

《三世人》的情节至少有三条平行主线。洛津（鹿港）文士施寄生乙未割台后矢志不事二姓，而以遗民自居。但施的子孙辈却未必作如是观，他们成长在殖民环境，审时度势，有了不同的身份自觉。另外，自幼被卖身为养女的少女王掌珠不甘命运支配，力争上游，她与时代狂潮相浮沉，忽而民主，忽而摩登，成为不折不扣的弄潮儿。与此同时，宜兰医生黄赞云、大稻埕败家子阮成义、律师

萧居正因为参与文化和政治活动有了交集。这些人物背景不同，抱负互异，但因缘际会，他们都进出台北，在这座新兴都会里有了错身而过的可能。而他们所延伸出的人际脉络，为施叔青的殖民史填充了各色人物。

施叔青无意营造太多巧合，促进这些人物之间的关联，这和三部曲的前两部，尤其是《风前尘埃》，很有不同。她所着眼的毋宁是另一层“有机关系”，就是在日本殖民主子的统治下，三代的台湾人如何不断因应、塑造自己的命运。从遗民到皇民，从天皇万岁到共产革命，施的人物也许互不相干，对未来的抉择也各行其是。但他们毕竟同舟一命，都是台湾人。

施叔青以冷笔写这些人物，看出他们在殖民情境下求生的不易，也看出他们思维行径的表里不一。像施寄生这样的旧派文人自命正统，将兴亡之感寄托在诗词和美食上，却难掩猥琐酸腐的习气。而像王掌珠这样的新女性出身寒微而又努力奋斗，几乎要成为样板人物，但她的虚荣和矫饰却暴露了底气不足。施寄生的发愤赋诗或是王掌珠的勤学日语，写来是要让读者发出嘲弄的微笑的。另外新派人士如黄赞云、阮成义、萧居正等虽然厕身政治，但动机不同，结果也多半虎头蛇尾。大历史里的要角像林献堂、蒋渭水、谢雪红等也为小说所涉及，但他们只是影子人物。他们被传奇化了的身影只能反衬出小说人物的各样缺陷。

识者可以指出施这样的看待历史，已经有了自然主义色彩；她刻意与她的人物和题材保持距离，以便检视一个社会的病理学。施也可能因为对她所要描写的时代有切身之痛，反而要以冷笔来穿透视而不见的盲点。但收放之间，施叔青最大的考验是如何面对小说

的高潮——也是整个三部曲的高潮——“二二八”事件。这段历史早已经被正典化，成为现代台湾创伤记忆的图腾。施一反血泪交织的标准公式，以素朴的手法写日本人走了，国民党来了，暴动了，流血了，“二二八”了。

这当然是取法乎上。小说在施寄生的孙子涉入暴动、托身戏班逃亡之际戛然而止，刻意留下空白——也呼应了三部曲第一部《行过洛津》里人生如戏入梦的开场。但对照三部曲的格局，施在此处可以有继续经营的空间。“二二八”是台湾现代史的大劫，如何将这一事件从政治“劫难”的记录，提升到对台湾两百年命运“劫毁”的思考，如何让自然主义式的描写生出大恐惧、大悲悯，应该是她心向往之的路数。如是转折之间，施借冷处理所要呈现的力道似乎还没有完全释出。

《三世人》不只是讲台湾三代“人”的故事，也讲三代“物”的故事。读者不难发现穿插在各章节间丰富的事物印记。对物质世界的观察和描写一向是施叔青的强项，由物所散发出的各种象征系统、感官诱惑和权力关系也早在她书写香港时期就得以发挥。《三世人》里殖民时期的台北市由日本人精心打造，俨然是种种新兴事物的集散地。大至博物馆、百货公司、电影院、西餐厅，小至照相机、化妆品、男女时装，台北五光十色，成为殖民地消费现代性最重的展示场。这些物质性的吸引力以一九三五年日本政府庆祝治台四十周年举办的博览会到达巅峰。

施叔青进一步观察殖民时期台湾人和物微妙的互动关系。施寄生之流抱残守缺，以古典诗文、“故国衣冠”——包括迟迟不肯

剪去的辫子——来表达自己的遗民姿态。与此恰恰相反，王掌珠热烈追求时髦事物，从语言、时尚到意识形态无一不包。施花了大力气描写王的服装四次——大袍衫、旗袍、和服、洋装，再回到大袍衫——改变，虽然前有来者（张爱玲的《更衣记》），毕竟点明服装就算是小道，往往能左右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的“感觉结构”。

不仅如此，施更要强调人、物之间的关系永远隐含流动的变数。在此，语言之为“物”成为格外耐人寻味的例子。施寄生引以为傲的中国古典文字可以被日本殖民者以“汉文”之名挪用成为怀柔士绅的工具；殖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炮制的“扬文会”就是个好例子。王掌珠来回在日语和中文之间，以各种名堂为自己找寻发声的立场，但她每每顾此失彼，无非是依样画葫芦。小说安排她一度希望成为默片人物的解说员，反讽自在其中。

当然，小说更刻意着墨殖民政权如何细腻操作台湾人的身体。从改变衣食住行的习惯，到重新打造语言、知识体系，再到塑造皇民主体。这项“造人”工程是殖民者物化台湾的最高潮。

但台湾人果然如此任人摆布，或另有因应之道？小说第三部有一章写植物的“嫁接”，以物喻人，呼之欲出。然而嫁接产生的结果可能是杂种，也可能是奇葩，其实很难以简单的后殖民论或霸权论所解释。光复后，施寄生那个一心要成为皇民的儿子忙不迭从天花板后面请回祖宗的牌位，王掌珠快快换上她的大袍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一轮的人与物的“嫁接”关系正要开始。

如此我们看到穿插小说中有关台湾樟木的拟人化叙事。台湾樟木原名臭樟，贱木也，但在殖民时期一跃而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臭樟提炼的樟脑是制造无烟火药的主要塑化原料，也是中西医

治疗从皮肤病到神经衰弱都不可或缺的药材，又是合成塑胶制品和电影胶片的主要成分。等到臭樟所萃取出来的脑油成为香精的基本原料，臭樟摇身一变，成为芳樟。然而大量砍伐的厄运随之而来。这则台湾樟木的“自述”也许失之过露，但施叔青显然有意以此托出台湾人与物所展现的“能动性”及其反挫的底线。

“台湾三部曲”的首部《行过洛津》以多情的戏子跨海来台寻情开始；第二部《风前尘埃》以日本移民在台湾的情殇作为主轴。尽管都是黯然收场，却是此恨绵绵，余意盎然。这其实也是施叔青以往写香港故事就擅长的风格。但到了《三世人》，她“言情”的策略有了改变。小说表面充斥各种情绪：亡国的悲情，追逐殖民现代性的热情，献身民主独立的激情。然而施叔青写来却让我们见证了一个人与，人与家国，甚至与自己，缺乏真情与实意的故事。

施寄生的遗老姿态可疑，因为跨海过去，大清皇朝真没把台湾的得失当回事，施的悲哀就显得一厢情愿。王掌珠的生命有十足煽情的元素，但她对自己、对环境缺乏自知之明，以致显得自作多情。至于新派民主人士的奋斗，不论是自治运动还是暗杀计划，到头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小说里的几段爱情故事也显得苍白无力。所有的怨怼和躁动此起彼落，到了“二二八”一触即发，为台湾人带来最大的挫伤。

是什么样的历史经验让三代的台湾人这么“伤感情”？什么样的历史观点让作者在熙熙攘攘的“民族”、“国家”、“帝国”、“现代性”的修辞之下，直见殖民主体自欺欺人的“恶信念”（bad faith）？这，是《三世人》最让人无言以对的问题。

我以为这样的问题从文本以内延伸到文本以外，以致影响了施叔青的叙述风格。她抛弃了任何让小说“荡气回肠”的可能，语气变得空疏起来。她对台湾人和物关系的铺陈，从“感物”到“恋物”（fetishism），从“物色”到“物化”（reification），有了每下愈况的结论。《三世人》所要写的台湾半世纪殖民史是热闹的，但叙事的基调是清冷的。我也愿意揣测施的冷与淡同样来自近年习佛后所不自觉流露的心态，仿佛明白了人生的虚妄、历史的徒然，她不再汲汲为她的人和物找安顿的理由，宁愿留下各自好了的叹息。

然而另外一种读法有没有可能？道是无情却有情，施叔青越是对浮生百态冷眼旁观，也才越写出殖民时期台湾人的认同的困惑，身份和情感不由自主的无奈。《行过洛津》是以主角“许情”——许诺的“情”——开始的，而《三世人》以台湾人的“不情”做结束。果如此，三部曲对台湾史的感喟以此最为深切。

创作四十多年了，施叔青曾经写过太多奇情故事。她终于在面对家乡的一页痛史时，变得无比谦卑肃静。以此她有意为自己的创作生涯画下句点。但是否以此她也会找到另外一种创作缘法的开始？

对这样一位专志的作者，我们当然应该给予最高的敬意和企盼。

目 录

- 序一： 记忆的救赎——台湾心灵史的巨著诞生了 南方朔 1
序二： 三世台湾的人、物、情 王德威 7

上 卷

- 1 避难 5
2 穿巷不堪余夕照 15
3 她从哪里来？——掌珠情事之一 27
4 遗种 40
5 脱下大袍衫——掌珠情事之二 57
6 哪知萍水便逢卿 72

中 卷

- 1 风起 94
2 含笑花——掌珠情事之三 121
3 漂鸟（一） 141
4 月落 153